

英汉语中“头”(Head)的概念隐喻对比研究

伍 韵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3日

摘 要

本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 对英汉语中“头”的概念隐喻进行系统对比分析。研究发现, 英汉语“头”的隐喻表达在空间隐喻、实体隐喻及结构隐喻层面存在显著共性, 该共性源于人类共有的身体构造与生活体验。但受地理环境与文化思维差异影响, 二者亦呈现明显区别。本研究为揭示跨语言认知机制共性与文化特异性提供了例证, 对跨文化交际与语言教学具有启示意义, 未来也可进一步探讨其他人体隐喻在不同语言中对隐喻认知的更深层次影响。

关键词

“头”, 概念隐喻, 对比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nceptual Metaphors of “Hea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Yun W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Received: June 4, 2026; accepted: July 13, 2026; published: July 23,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onducts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of “hea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of “hea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has significant similarities in spatial metaphor, entity metaphor, and structural metaphor, which stem from the shared body structure and life experience of humans. However, due to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thinking,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is study provides examples to reveal the commonalities and cultural specificities of cross linguistic cognitive mechanisms, which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future, we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deeper impact of other body metaphors on metaphorical cognit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Keywords

“Head”, Conceptual Metaphors, Compari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方式, Lakoff &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跳出传统修辞视角, 证实隐喻根植于思维活动, 而人体隐喻依托人类共通的身体感知, 是认知语言学跨语言对比的重要议题, “头/head”作为承载思维、居于人体顶端的核心身体词汇, 也积累了大量中外研究成果[1]。

国外学者 Lakoff、Kövecses 从体验认知视角证明, 头部在印欧语言中普遍衍生空间、层级、心智类隐喻映射[1][2], Sirait 等人基于语料库归纳了英语 head 的容器意象图式[3], 但多数外文研究局限于单一语种分析, 少量跨语种对比也仅停留在语义类型罗列, 缺少汉语样本的双向对照, 更未结合地理环境、轮回等东方文化视角解释隐喻语义差异[4]。国内束定芳、王寅搭建起国内体验隐喻的理论分析框架[5][6], 李瑛、文旭专门辨析英汉“头”一词多义背后的隐喻与转喻机制[7], 孙毅提出人体隐喻会受到民族经验约束[8][9], 廖艳平则仅完成简单的双语语例对照[10]; 梳理可见, 现有相关研究仍存在明显拓展空间: 多数成果侧重语义层面的对照分析, 较少关注汉语复合词、英语介词短语与动词活用带来的表征形式差异, 对隐喻差异背后的文化动因阐释也较为笼统, 未能区分地理环境差异、不同时空观念对语义边界的塑造作用[11], 同时现有研究多单纯套用概念隐喻理论列举案例, 未能充分回应学界关于体验普适性与文化特异性的讨论。

基于此, 本文将系统对比英汉“头”在空间、实体、结构隐喻中的认知表现, 兼顾语义内涵与词汇、语法表征差异, 从地域文明与传统时空认知角度解释二者语义不对称现象, 并结合身体体验与民族文化双重视角梳理人体隐喻跨语言异同的生成逻辑。相较于已有研究, 本文一方面拓宽对比维度, 同步考察隐喻语义与外在语言形式, 归纳两类语言头部隐喻的构词分化特征; 另一方面细化文化动因分析, 依托地理环境与轮回观念解读汉语“头”可兼指开端与末尾的独特语义, 同时调和体验共性与文化差异的理论视角, 完善分层分析框架。依托身体感知形成的概念与思维, 让“头”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发展出丰富的隐喻表达[2][8], 对其开展系统性对比, 能够对现有头部隐喻研究形成有效补充, 丰富人体概念隐喻的跨语言实证案例, 也可为跨文化交际、二语隐喻教学提供可行的分析思路[12]。

2. 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是概念意义产生和理解的认知机制, 在本质上具有认知属性, 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概念隐喻是人们的思维方式, 是人们概念形成和表达的重要手段[13]。概念隐喻理论由 Lakoff 和 Johnson 于 1980 年在其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 该理论的诞生扭转了隐喻研究的方向, 使之从传统修辞学范畴迈向认知语言学领域[1]。传统修辞学将隐喻单纯视为一种语言修饰手段, 着重于增强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 而 Lakoff 和 Johnson 却指出, 隐喻实际上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关键方式, 深深

扎根于人们的思维与行动中。

概念隐喻建立在源域与目标域中相关概念要素的相似性基础上，两个认知域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对应关系[2]。其本质是借由某一熟知的事物或概念，即源域，来理解和感受另一相对陌生、抽象的事物或概念，也就是目标域。这并非简单的语言层面替换，而是人类大脑深处的认知运作。以“时间是金钱”这一隐喻为例，时间本是抽象概念，难以捉摸，而金钱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熟悉的具体事物。通过将时间类比为金钱，人们能够直观地体会到时间如同金钱一般，具有珍贵性与有限性。这里，“金钱”是源域，“时间”为目标域，二者之间基于“有限且有价值”这一相似属性，构建起稳固的映射关系。

概念隐喻主要涵盖源域、目标域和映射关系三大核心要素。源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其特征为具体、形象且广为人知。除了上述“金钱”作为“时间是金钱”隐喻的源域外，在“人生如旅程”里，“旅程”这一人们熟悉的出行经历充当源域，帮助我们理解抽象的“人生”概念。目标域则是那些需要被阐释、理解的抽象复杂概念，像前面提及的“时间”“人生”等。映射关系在其中至关重要，它是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纽带，基于二者内在的相似性或关联性建立。比如在“他陷入了困境”这一表述里，将“困境”比作物理空间中的“低处”，“陷入”这一动作映射出在困境中难以自拔的状态，源于现实中陷入低洼之地不易脱身的经验。

在日常生活里，概念隐喻类型丰富多样。空间隐喻极为常见，人们常将空间方位概念映射到情感、数量等抽象概念上，如“情绪高涨”表明开心，“情绪低落”代表难过，用空间的“上”“下”对应情感的积极与消极；容器隐喻把抽象概念想象成有边界、可容纳事物的容器，“她内心充满喜悦”，就把“内心”视作装载“喜悦”的容器；本体隐喻将抽象概念具象化，“希望是灯塔”，赋予“希望”实体“灯塔”的特征，让其变得可感；结构隐喻以一种结构清晰的概念去理解另一种概念，比如“争论是战争”，借助战争中进攻、防守、策略等结构，生动展现争论时双方的对抗状态。概念隐喻深刻影响着人类认知，助力我们将抽象概念具象化以加深理解，借源域推理目标域属性，还能让语言表达更鲜活生动，增强沟通效果。

3. 英汉“头”概念隐喻的对比分析

3.1. 英汉“头”概念隐喻的共性

3.1.1. 空间隐喻

Lakoff & Turner 认为空间隐喻是一种意象图式隐喻，它将作为始原域的空间概念投射到抽象的目标域上[14]。在这一过程中，空间意象及其内在的逻辑都被保留下来。人类基于相似的身体结构与空间感知体验，借由“头”这一具体概念构建起诸多空间隐喻表达。

从垂直维度看，在英汉语中，“头”常被用于映射物体的顶端位置。汉语里“山头”“墙头”“枝头”，分别指代山、墙、树枝的最高处，英语中也有类似表述，如“the head of a wall”（可理解为类似墙头概念）、“the head of a branch”（枝头）。这种共性源于人类对自身身体结构的认知，“头”处于人体垂直方向的最顶端，基于这种直观体验，人们自然地将其映射到外界物体的最高位置，形成相似的空间隐喻。在水平维度上，英汉两种语言同样赋予“头”前端或起点的隐喻意义。汉语中“船头”指船的前端，“桥头”是桥的起始端；英语里“the head of a ship”（船头）、“the head of a bridge”（桥头）与之对应。当人们观察到“头”在动物躯体或人平躺时处于身体水平方向的最前端，便将此空间特征类比到各类物体上，用以描述其前端或起始位置，从而产生了这类共通的空间隐喻表达。

这些英汉“头”概念隐喻在空间隐喻方面的共性，充分体现了概念隐喻理论中源域向目标域映射的认知机制，也反映出人类在基本空间认知上的一致性，即便身处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仍能基于身体体验

构建相似的空间隐喻体系。

3.1.2. 实体隐喻

人类最初的生存是物质的，在人类的认知经验中，受感官能力的制约，易于直接感知的、与人息息相关的往往是自身和周围具备明晰三维立体空间特质的离散性实体，由此诞生了实体隐喻[9]。实体隐喻将抽象的概念、情感、状态等无形事物，视作具体的有形实体，借由具体的“头”来理解和表达抽象概念。在英汉两种语言里，“头”常被用于映射心理情感。汉语中“垂头丧气”，描绘出因受挫而情绪低落、萎靡不振的模样，借助头部下垂这一动作，生动展现消极情感；英语中“hang one's head in shame”与之类似，同样以“头”的动作隐喻羞愧、沮丧的心理状态。而“点头”在汉语里表示赞许、肯定，英语“nod one's head”也有着相同含义，都通过头部动作作为源域，映射到心理情感这一目标域。

“头”在英汉语中还普遍映射到思维能力范畴。人类以大脑思考，“头”作为思维发源地，自然与思维能力紧密相连。从具体物理域“头”跳到抽象域“思维”，用一个物理的实体替代一个抽象的心理实体，由于它们二者所处的域不同，即从一个域映射到另一个域[7]。汉语形容某人“有经济头脑”，表示其具备敏锐的经济思维与能力；英语“have a good head for business”表达同样意思，用“head”象征商业思维能力。此外，像汉语说事情“让人头痛”“没有头绪”，英语“it's a headache”“not have a clue in one's head”，都表明面对难题时思维上的困境，以“头”的相关概念隐喻思维能力的缺乏或不足。这些共性充分表明，尽管英汉分属不同语言体系，但人类基于身体的基本感知与体验，在以“头”构建实体隐喻时，形成了相似的认知路径与表达方式。

3.1.3. 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指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用于谈论另一概念。人们将其他抽象的概念投射于具体的方位概念上，形成了用表示方位的词语表达抽象概念的语言[15]在英汉两种语言里，常借助“头”这一具体概念，以“身体-抽象概念”的结构隐喻模式，构建起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以“领导与组织”这一抽象概念为例，汉语中“头领”等表达，借助“头”在身体中的首要、引领位置，映射到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之人；英语中“head of state”“head of the company”同样以“head”指代国家、公司的领导者。这种共性表明，在英汉文化中，人们都基于身体体验，将“头”在人体结构中的突出、引领地位，类比到社会结构里领导对群体的引领作用，通过“头”这一源域的结构特征，赋予“领导与组织”目标域相似的结构认知。

在描述思维与认知过程时，英汉也呈现出基于“头”的结构隐喻共性。汉语说某人“有头脑”，英语表达为“have a good head”，均是将“头”作为思维、智慧的发源地这一身体结构属性，映射到思维能力这一抽象概念上。这体现出英汉语在认知思维时，都构建了以“头-思维”为基础的结构隐喻，用“头”的相关结构概念理解抽象的思维过程。这些共性反映出人类在认知世界过程中，尽管语言形式不同，但基于身体的相似体验，会形成相似的结构隐喻认知模式，借助“头”的概念结构理解和表达各类抽象概念。

3.2. 英汉“头”概念隐喻的差异

“头”作为人体重要器官，其体验的共性是身体隐喻存在共性的基础，但因历史文化差异，英汉“头”隐喻认知存在诸多差异。

汉语“头”隐喻多以复合词形式呈现，常“头”作为始源域与目标域事物结合构成偏正式复合词，通过相似性或相关性投射，深入认知客观事物。例如“山头”，是“头”与地理概念“山”结合，以“头”代表山的顶端部分。而英语中“头”的隐喻化多以短语形式展现，如“the head of the mountain”表达“山头”，“head”作为始源域向目标域投射时，多用短语而非复合词。英语里虽有 headless、headmaster 等

由“head”构成的词，但不如短语形式普遍。且英语中“head”常向表示动作的目标域投射，可直接作动词，如 head the government (领导政府)、heading towards home (朝家的方向走)、head the ball (用头顶球)，这种用法在汉语中不存在。

在隐喻化认知方式方面，汉语“头”词群源于社会生活经验的隐喻有独特之处，常与动物名词结合，用动物习性特征隐喻人状态，如“虎头蛇尾”“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也常根据劳动生产引申，如“田头地脑”“针头线脑”等。而英语中，“head”有容器隐喻，如“get out of my head”“put this thought in my head”，汉语则用“脑”来表达类似意思；“head”还可引申为“某方面的材质或天资”，如“have a good head for business”，而汉语中与思考有关的隐喻多用“头”和“脑”搭配。

同时，由于中国人思维注重整体与部分关系，所以在“头”的隐喻中体现为“事物的某一方面”的义项，如“头绪”、“话头”。英语中无类似将 head 根据人体部分图式进行隐喻的表达。汉民族注重部分与部分联系，将身体器官关系认知映射到其他事物，如“头重脚轻”用人体上下部位关系隐喻基础不牢固，“交头接耳”“点头哈腰”“改头换面”等成语利用人体部位动作描述人外貌、心理状态。“头”在汉语中既可表“开端”也可表“结束”，如“一年到头”，体现佛教文化中轮回观念，首尾相连；英语中“head”仅表“开端”，无“结尾”之意。

4. 英汉头部词语隐喻认知方式共性和差异性浅析

4.1. “头”的概念隐喻表达共性原因

4.1.1. 体验认知相似性

人类的范畴、概念和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其最基本形式主要依赖于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等的感知而逐步形成[6]。从体验认知角度看，人类对“头”的概念隐喻表达存在显著共性，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体验认知的相似性。Lakoff 指出，概念结构的意义源于身体经历，人类最初以身体为图式构建概念[16]。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虽地域、传统、思想各异，但共有的身体构造和感知器官为人体隐喻奠定了生理和心理基础。

在等级概念隐喻方面，头作为人体最重要部位，对生存至关重要。在英汉语中，均将团体或机构中起组织、指挥关键作用的人喻为“头”，如汉语的“首脑、首领、头领”，英语虽直接用“head”，但本质上与汉语基于同样体验，都认识到头在人体中的关键地位，进而类比到社会层级中。英汉文化中均存在诸多以“头”喻情感的表达，英语里“turn one’s head”表骄傲自满，汉语中“垂头丧气”描绘沮丧，都是基于人们在情感体验中头的姿态、动作等外在表现，构建起“头”与情感的隐喻联系。

从思想或智慧隐喻角度，头脑作为思考总部，是思想观念发源地。在英汉语中，因“头”与大脑紧密相连，自然将其与思想智慧挂钩，赋予“头”智慧或愚笨等引申义。就源头隐喻而言，“头”对人如同源头对水般重要，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形成相同认知体验，将“头”喻为水的“源头”。尽管汉语中“头”还可喻事物本源，英语“head”无此义，但在喻水源头这一点上，两者基于相似身体和生活体验。

综上所述，不同语言文化对“头”的概念隐喻所呈现出的共性，根源在于人类共有的身体构造、相似感知体验及基本生活经验，这些因素使得人们在以“头”为源域构建隐喻理解抽象概念时，产生了相似的认知路径和概念映射。

4.1.2. 生活经验相似性

从基本生存体验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均将“头”与生命安危紧密相连。在面临致命危险时，“保住脑袋”是本能诉求，汉语中有“砍头”“人头落地”描述生命终结，英语里“lose one’s head”也有类似含义，这源于人类对头部遭受严重伤害会导致生命消逝的共同认知。

在日常生活劳作场景中，“头”的概念隐喻共性也十分明显。例如，搬运重物时，人们习惯将物体顶部靠近自己头部位置，以便更好发力和保持平衡，这种经验使得“头”与物体顶部关联。在汉语里有“山头”“桥头”，英语中有“the head of the hill”“the head of the bridge”等表达，均是将“头”的位置概念投射到物体空间位置上，体现了基于劳作实践的相似隐喻构建。

在时间感知层面，新的一天以清晨为始，而人们晨起时头部最先活动，开启一天的生活。以此生活经验为基础，英汉文化中都出现用“头”隐喻时间起始的表达，汉语如“年头”“开头”，英语“at the head of the year”也蕴含类似概念，反映出人类基于日常作息中头部活动与时间开端的联系，形成相似的概念隐喻。

4.2. “头”的概念隐喻表达差异性原因

4.2.1. 地理环境差异

地理环境的差异是导致“头”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概念隐喻表达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以传统农业型发展形态为主，人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相连，因此汉语中“头”的隐喻表达多与土地、时间和农耕活动相关。例如，“田头地头”体现了对土地两头的划分，“头年”“头天”则反映了对时间先后的线性认知。此外，“头”还可以表示物体的残余部分，如“布头”，这与农耕社会中对物品的精细利用和对资源的珍惜有关。这些表达不仅体现了传统农业对土地和时间的重视，也反映了对物品的实用性和经济性的考量。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处于开放的地理环境中，海洋在其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沿海的地理区位使得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开放性、广泛性和多面性的特征[11]。在英语中，“head”的隐喻表达更多地与海洋和开放环境相关。例如，“head”可以表示物体的顶端或最上部，如“the head of a mountain”（山顶），这种用法与地理环境中对高地和突出部分的关注有关。此外，“head”还可以表示方向和位置，如“head towards”（朝……方向前进），这反映了在沿海的地理环境中对空间位置和动态方向的关注。英语中“head”还可以表示智力和能力，如“a good head for business”（有商业头脑），这与对个体能力和智慧的重视有关，因为航海和贸易需要高度的智慧和决策能力。

这种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头”在两种语言中的隐喻表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汉语中的“头”更多地与土地、时间和农耕活动相关，而英语中的“head”则更多地与海洋、空间位置和智力能力相关。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两种文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体现了人类在不同环境中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表达方式。

4.2.2. 整体性

概念隐喻不仅以人类的身体经验为基础，同时也渗透着民族的价值观[8]。从整体性视角审视，“头”的概念隐喻表达差异性与语言使用者所处的整体认知体系、文化环境及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头”的概念隐喻构建嵌入于各自独特的概念系统之中。在汉语文化圈，传统哲学思想如儒家强调秩序与层级，反映在“头”的隐喻表达里，“头名”“头号”凸显出“头”与首位、优先性的紧密关联，这一概念隐喻是在整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下，从“头”处于人体顶端这一物理位置，延伸至社会评价与排序体系中，形成独特的语义映射。

从认知层面的整体性来看，不同民族的认知发展路径和侧重点存在差异。英语文化中，对“head”的隐喻构建可能更受其科学理性思维发展影响，在诸如“head of research”（研究负责人）这类表达里，“head”强调对事务的主导与掌控，体现出西方社会注重管理与领导职能的认知导向，将“头”所蕴含的指挥、引领功能，在科学研究、社会组织等多领域进行隐喻拓展。而汉语里“头”在一些俗语如“万事开头难”

中的运用,是基于对事件发展过程的整体认知,将“头”与事件起始阶段关联,这与汉语文化中对事物发展流程的认知特点相契合,注重开端对整体走向的关键影响。

此外,社会生活的整体形态也塑造了“头”的概念隐喻表达。在游牧文化中,牲畜的“头数”作为重要财产计量方式,使得“头”在相关语言中与数量、财富产生隐喻联系。而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头”可能更多与劳作的起始、农事活动的安排相关联,像“春耕打头阵”,从生活实践出发构建“头”的隐喻义,这鲜明地体现出不同社会生活方式下,“头”的概念隐喻表达因整体社会生态差异而产生的分化。

5. 结语

通过对英汉“头”概念隐喻的系统对比分析,本文揭示了两种语言在认知机制上的共性与差异,并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文化和认知原因。从共性来看,英汉“头”概念隐喻在空间隐喻、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等方面均展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这种共性源于人类共有的身体构造、相似的感知体验以及基本的生活经验。Ungerer 和 Schmid 指出:语言中词语所表达的意义,以及如何结合使用,取决于人们对于周围真实世界的感知和范畴化[4]。无论是空间位置的顶端、前端,还是心理情感、思维能力的表达,亦或是社会结构中的领导地位,英汉语都基于“头”在人体中的关键地位和功能,构建了相似的概念隐喻。这充分体现了概念隐喻理论中源域向目标域映射的认知机制,也反映出人类在基本认知过程上的一致性。然而,汉语“头”隐喻多以复合词形式呈现,而英语则倾向于使用短语结构。汉语中“头”的隐喻表达深受传统农业的影响,常与土地、时间和劳动生产相关,如“田头地脑”“头几年”等;英语“head”的隐喻则更多与海洋依托型生产模式、空间位置和智力能力相关,如“head towards”“a good head for business”等。此外,汉语中“头”还可表示事物的结束,如“一年到头”,体现佛教文化中轮回观念;英语中“head”则仅表开端。这些差异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形态。

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英汉“头”概念隐喻的共性与差异,有助于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沟通障碍。在语言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学生对“头”的直观体验,引导他们理解不同语言中“头”的隐喻表达,从而更有效地掌握第二语言。本研究仅聚焦人体器官“头”的单维度英汉概念隐喻对比,未来研究可围绕本文发现的语言形式差异、文化动因分层次开展拓展研究:第一,针对汉语“头”多复合词、英语“head”多介词短语与动词活用这一句法表征差异,系统对比眼、手、心等高频人体词在英汉构词、词性活用层面的隐喻化路径,揭示两种语言人体隐喻词汇化模式的普遍规律;第二,引入实证认知实验,通过眼动、反应时测试对比英汉母语者加工“头”类隐喻句的认知加工差异,验证体验共性与文化特异性在隐喻理解过程中的实时作用机制;第三,结合二语习得视角,探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得“head”多义隐喻时易出现的迁移偏误,开发基于人体概念隐喻体系的跨文化语言教学策略。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Kövecses, Z. (2020) *Extende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859127>
- [3] Sirait, A., Indrayani, L.M., Amalia, R.M. and Lingga, T.R. (2022) Conceptualizations and Schematizations of Head Metaphors: A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Indonesia*, 10, 11-22.
<https://doi.org/10.22460/eltin.v10i1.p11-22>
- [4] Ungerer, F. and Schmid, H.J.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Longman.
- [5]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6] 王寅. 语言的体验性——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看语言体验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1): 37-43.
- [7] 李瑛, 文旭. 从“头”认知——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J]. 外语教学, 2006(3): 1-5.
- [8] 孙毅. 人体隐喻的多义路向推演——从“头(Head)”说起[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 121-124.

- [9] 孙毅. 论认知隐喻学的文化意蕴维度[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4(1): 91-97.
- [10] 廖艳平. 英汉人体词“Head (头)”的隐喻研究[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07(1): 60-62.
- [11]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12] 王寅. 语言体验观及其对英语教学的指导意义——十八论语言的体验性[J]. 中国外语, 2009, 6(6): 63-68.
- [13] 林正军. 概念隐喻的体认基础[J]. 外语教学, 2024, 45(2): 12-18.
- [14] Lakoff, G. and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0986.001.0001>
- [15]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16]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471013.001.0001>